

# 林森《唯水年轻》讲述海南渔村的“变”与“常” 老苏在雕刻一艘船



向海求生的“血与水”之歌  
与岛共存的家国寄托

林森  
“心海”三部曲

人心和大海  
各怀尺度，彼此丈量

海星与岸上、岛屿与世界、远走与归乡、南中国百年记忆  
如潮汐奔涌，永远年轻。

韩少功 施战军 张燕玲 杨庆祥 联合推荐阅读

《唯水年轻》林森 著 译林出版社 2024年1月

岸上

午后三点半，老苏搬着条凳到家门口不远处的木麻黄林中，开始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。木麻黄林里吹过来的海风，裹着浓重的腥臭味。这种味道好像能腐蚀一切，海边人家的门窗，若非涂上厚油漆，就会在其作用下，锈迹斑斑，摧枯拉朽。有的人锁上房门离开半年，回家时，阳台、窗口的防盗网就会在手掌的揉捏下，碎成满地锈渣。唯一能抵御海风侵蚀的，只剩下海边生长的植物，尤其是木麻黄。木麻黄经过海风的梳理，针叶根根分明，好像浮动在空中的有形光线。老苏的工具不复杂，不过是木工用的小斧头、凿子等，加工对象是一块木麻黄树的老根。两年前的那场超大台风，让靠海的地方满目疮痍，台风过后，他走在残枝断干的木麻黄林里，内心在滴血。一棵被风连根拔起的木麻黄树倒了他，爬起来后，他望着那团盘根与错节，心有所动。几天后，他借来锯子、斧头，把老树根截断，找来两个后生，将它抬到院子里放着。老树根在院子里放了快两年，他还不动手，在此期间，他买了木工工具，在很多小玩意儿上练手。真正对老树根动刀，是在大半个月前——他觉得，可以开始了。

他把交错的根须全都除去，剩下光滑的木块。他学会了用铅笔、量角器、尺子等，还开始画图——那是一艘船的造型。他想把那艘记忆中的船，以缩小的方式，用一整块树根雕刻出来。他并不急于完成，每天在这片树林里的时光，是独属于他自己的。阳光仍然猛烈，海面吹过来的风是有重量的，但从此时到傍晚，风会越来越凉快。他刻几刀，就停下来，抽一支烟。收拾东西回家之时，地上丢了半包烟的烟头。他其实很少坐到暮色起，而是在接近五点就收拾整齐，到镇上的茶馆喝杯下午茶。镇子和渔村挨着，是海南岛上最著名的一个渔港，多少年来，一代代“做海”的人，从这里扬帆航向广袤的南中国海。穿过村头往北就是港口，但他步子很急，不敢多看那个他离开、回来无数遍的海港。他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到海上去了。

茶馆里人声鼎沸。说话的人为了压住杂音，只能把声音喊得更高——人人都在嘶喊，却连对面的话都听不清。老苏还是听到了一些，大概是关于这座小镇的。小镇近些年已经完全变样了，早先那个落魄、凋敝甚至可以说被某种悲伤笼罩的港口，显示出进发、昂扬的新面貌，高楼快速建起，还修建了海洋工艺品一条街，引来不少游客。街角那家店，据说生意最好，老板早已是千万身家了。但有人觉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，还得提速——提速最好的办法，是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。

其实，镇里在出方案时，问过老苏意见的。他在会场听着，只是听，一言不发。被问急了，就说：“我多年不出海了，脑子又坏，这些东西，哪懂？”后来证明，他的沉默让他保留了一些脸面——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渔民阿黄，中气十足地提了几十条建议，条条言之有据，没一条被采纳。最终的方案，是北京一个文化公司的三个

“90后”设计师拍着脑袋做出来的，眼尖的人，可以看出《海贼王》《加勒比海盗》的气息。但不管怎样，这镇子算是焕然一新了。各级领导在镇上的行程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的报道，把镇子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，给小镇带来了许多陌生的面孔。

领导考察之后，镇里尊重阿黄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感谢他为小镇的发展建言献策。阿黄把那封信用老苏面前，脸变成彩光灯，各种颜色交替闪耀。老苏说：“阿黄，消消气，你也活这么久了，气还这么大？该提的建议你也提了，人家感谢信也给你写了，你还气什么？吃茶，吃茶……”

“我们这些人，就该死在咸水里，不该留下来见这个！”阿黄再拍桌子。

“吃茶，吃茶！”

阿黄不作声了。

老苏年轻时出海，从未和阿黄同船过，但他听过阿黄的勇猛之事。阿黄的水性好到在海里就正常，上岸就发晕，他曾说过，把他四肢捆绑丢到海里，他仅靠耳朵根、舌尖划水，也能安然无恙回到渔村。但阿黄是同一辈人里最先走下渔船的，五十五岁一过，就浑身不适，海风一吹便骨头痛——据说是他泡在水中的时间过长，寒气侵入了骨头深处。这事也让阿黄在同辈人面前抬不起头，凭什么那些家伙比我在船上多待十几年？他还变得神经敏感，一看到别人低头说话，就觉得是在暗中嘲笑他，脾性愈加暴躁。一暴躁，身上的关节就发痛，又得压抑着，压出一肚子闷气。他是一名自恨没有死在海中的好水手。

阿黄去木麻黄林里看过老苏的雕刻。他前前后后细细看了十多分钟，越看眼睛越发红：“你在刻那艘船啊？你在刻那艘船啊……”老苏取出一支烟点着：“你能看出是哪条船？渔船不都长一样嘛！”阿黄摆摆手：“哪里一样，不一样，我知道的，你刻的，就是那条船。当年要不是我运气好，生了一场病，没赶上出海，我也随着这船，死在南海了……我该死在海里的……我觉得我是偷生的人，这些年都是偷偷活下来的。晚上睡着，骨头缝里，海风直接穿过去，把人都打散了……”

老苏拍拍阿黄的肩膀：“这真不是给你刻的，我哪知道你心里想着啥，我给自己刻的。闲得慌，手不动一动，人就傻了。”

阿黄也拍拍老苏的肩膀：“你还会刻这好东西，我也有一件宝贝，藏着没给任何人看，来来来，你跟着我，带你去看看！”“不去，不去。你能有什么好东西。”

海里

“出海的人，永远不能喝酒，否则你总会在醉后淹死在水里。”——数十年前，老苏的父亲在老苏上船之前，已经无数次这么警告过他。老苏当然是懂得水性的，他三岁的时候，已经能独自在海面划游，在大人们的笑声中玩潜入水中又浮起的游戏。

这不算啥，哪个渔家孩子不这样呢？但近海划游与登上渔船出征远海，是两回事。出海，是男人的事，岸上是属于女人的。风浪和噩运，被男人的身躯挡住，女人们则要面对难熬的等待和寂寞的无眠。

出远海之前，老苏所有关于海的记忆，都跟黄昏和月夜有关。

黄昏是酸楚的。通讯不发达的很多年里，等待是唯一的联系方式。每到黄昏，女人们就会在岸边的木麻黄树和椰子树下遥望大海，希望铺满黄金的水面上，出现一个黑点。黑点逐渐变大，变成她们的男人以及船舱里的鱼虾。这样的等待，等到的有欢喜，也有颗粒无收的失望——有时是绝望，出海的男人和那艘船，永远留在某一次风浪里了。月夜则是欢腾的。当月夜下有人，说明渔船已安然回来，女人们悬着的一颗心，暂时回归原位。渔获从船上被卸下，在月光下，鱼虾蟹闪烁着奇特的光泽。

有些竟然是透明的，月光穿过鱼虾的身体，散发着晶莹的光。这是小孩子的节日。

老苏十三岁第一次上船。父亲是在出海的那天早上，才告诉他这个消息的——若提前告诉他，怕他过于兴奋，睡不好，影响在船上的状态。船离开岸边的时候，老苏陷在兴奋里，不去看岸上老人和女人的挥手。船驶向碧蓝深处，兴奋很快化为乌有。四望全是一样的，只有水天，只有单调到让人眼花的碧蓝色，航向掌握在父亲手里、心中。船行半天之后，老苏已经把该吐的都吐出来了。船员上前帮他捏肩捶背，被父亲喝止了：“才刚开始，后面两个月都要在水上，怎么受得了？让他吐！”

## 国学之道(7) 之思想观念

我们已知，哲学这一概念是由日本人发明，西周是根据古希腊“philosophy”一词的意思去选择汉语与此意思相符或相近的概念加以翻译的（或说规定的）。还原这一翻译过程实际上需要弄清楚两点：一是“philosophy”原义或词义是怎样构成的？另一点是在汉语词汇中哪些与“philosophy”相近或说相符。实际上，“philosophy”是由philo和sophy两个词根组成。“philo”意思是“爱”“追求”，“sophy”意思是“智慧”。所以哲学就是“爱智慧”，追求智慧，追求真理的意思。

可见，哲学是一种热爱知识和思想的智慧之学。然而这种知识和思想却不是一般的经验式的知识和思想，而是超越它们之上的知识和思想。对此又有英文单词来表示它——“meta”，意思是超过或之上。而经验式的知识和思想叫作“physics”，而“metaphysics”就叫作“超越物理”“形而上学”“玄学”，这是一种研究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学问。至此，“philosophy”的哲学就被理解成“metaphysics”的形而上学了。

哲学就是形而上学，哲学就是玄学，哲学就是热爱和追求宇宙世界背后、先前的那些“看不见、摸不着”的存在和东西。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之，但“它”既放不进伦理学、政治学、诗学，也不进物理学，咋办呢？最后亚氏想到了就把“它”放到物理学之“后”而独立“成学”吧。物理学所研究的都是能“看得见”的“有形”的存在而形成的知识和思想，而在物理学之后的学问当然地就指的是研究那些“看不见”的“无形”的存在了。

在明白和弄清楚了与“哲学”的本义以及“哲学”的位置、地位、属性和作用以后，回过头来就去到“汉语”中或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能反映这一“学问”的概念。最后找到了《周易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

而对“形而上学”研究和追问的这种“智慧”性的学问，在汉语中或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有哪个概念可以反映和表达呢？最后日本人西周想到了“哲”这个概念。“哲”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《尚书·舜典》“浚哲文明”。“浚”是用方向内挖掘、开采，蕴含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“哲”是象征着知识、智慧和道德力量。“浚哲”的意思就是对于智慧和理性的不断追求。由此可见，与“哲”有关的思想那一定是与心性和道德相关的知识和思想。

我们说，不能根据中国古代有“哲”这个词就能证明中国有追求和讨论“物理学之后”的“形而上学”的知识和思想，但我们完全有根据和理由认为中国古代有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的“形而上学”。而这个词就证明了在中国又确实确实的有追求和讨论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之“先”的知识和思想。我想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判断。实际上我们在做出这种结论和辩护之前就预设了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以西方的“哲学”的定义为前提和标准、原则来对中国古代有无哲学性的知识和思想这一学问做出判断的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来说，中国古代也是有与此相符的学问的。实际上，无论如何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本来位来研究自己的思想，但现代文明已使中外文明具有了无法断然分开的可能，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“形上观”的时候，仍然需要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参照系。

当然这是我们从中西哲学之“同”的层面来讨论和关心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，然而当我们深入到中西哲学不同方面和不同发展历史进程以后，自然会发现彼此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，或说其思想的侧重性存在巨大的不同。说得通俗些，中西哲学，或说中西文化在选择所爱“智慧”上，有其共同的价值取向，但更多的情况是表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。而对于因为诸多因素不同而导出的“爱智”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各自形成的不同哲学形态，都应避免采取“自是非而非他”“厚此而薄彼”“贵此而贱他”的私意性的价值判断来进行讨论和研究。

哲学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、本质、共性（统一性、绝对性、终极性）的形而上者为其形式，以确定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。罗素说哲学是对生活、生命和世界的思考。中国人既有仰望头顶上星空的“仰观”，又有光明心中道德的“内观”。

换句话说，在“直思”的范围内，中国是从没“缺席”过。但是在“思思”性的“爱智”为西方哲学侧重，开出纯理性、纯逻辑的“反思”性的哲学。在“反思”的范围内，中国倒是“缺席”的。中国在这里与西方哲学“分道扬镳”了。中国哲学选择了“心性”的知识和思想。于是“思”专注于“德”，“思德”是也。

然而，中国古人在最终将价值取向落在“思德”之上的同时，从来不曾忘记为“德”去寻找那更先前的根据。追求于“元”，始终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和思想的逻辑思绪之中！



徐小跃（江苏省文史馆馆员，  
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，南京大学  
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146)